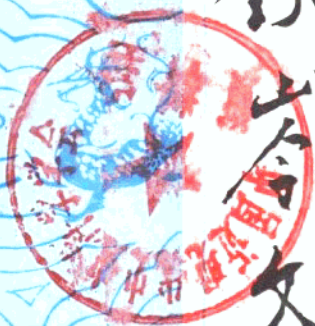


6604

鐵
嶺
文
史
資
料



第
八
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

首先向《英雄的团队》的作者，表示的辛勤劳动

感谢。

（我着重用笔所划的回忆，改于

历史的回忆是许多，自各的事，我个人的回忆太微不
之道。文章中提到我的地方，我深感不是。

解放战争在东北，东北，铁岭地区，人民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由于日寇，国民党之，内战

千百条人民的血汗，烈士的血，赢得了战争。

我们这是幸存者，怀念过去，
（此处有涂改）

为高呼，人民万岁，英雄万岁，我们会以万万倍

的代价，为战争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一位烈士的泣

刘世昌 十月

原十四团政委刘世昌同志为《英雄的团队》一文的题词。



图中这门炮(中)曾参加过长春、辽沈、天津、太原等战役。后又参加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的战斗,随我人民炮兵转战南北——从东北的牡丹江边一直打到海南岛。是《“加农”重炮功垂青史》一文所记述的21门加农炮之一。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目 录

英雄的团队

- 记辽吉一分区十四团 宋 丽 熊志与(1)
- 革命志士冯基平传略 温丽和(66)
- 从爱国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
- 访离休老干部李士廉 武守忠(81)
- “加农”重炮功垂青史
- 忆我军第一个重炮团的成长和战斗历程
- 兴万涛 郭振武(95)

- 科左前旗历史概况 张 冠 刘志刚(108)
- 银州古城地下斗争散忆 安月年口述 张 冠整理(126)
- 解放战争中的辽北妇女 郭海文(133)
- 金戈铁马忆战时 汪韶彬(143)
- 辽北战场名将录 张 冠(162)

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 坚决跟党走

- 宋道纯口述 王卫东整理(181)

清末东北民主革命运动倡导者之一

- 铁岭税捐征收总局委员雷飞鹏 汪韶彬(198)
- 西丰县成立参议会的经过 张直卿(213)
- 回忆西丰成立民众夜校的始末 张直卿(215)
- 东北第一个县级临时参议会及其影响 郭海文(217)

- 银冈书院与辽北文化教育 马阿宁(221)
- 著名画家于人和他的日本启蒙老师 卢 骅(228)

银州古城失传的地方风味

——“虎皮白肉”..... 汪韶彬(235)

铁岭名牌“独角膏药”的创始与发展..... 张敦云(238)

发展中的铁岭农村经济..... 陈永久 杨尔仑(252)

铁岭货币流通概述..... 宋庆铨(263)

42 公斤大青鱼就擒记 李洪俊(268)

英雄的团

——记辽吉一分区十四团

宋 丽 熊志习

辽吉一分区十四团始建于1945年11月上旬,当时名称为辽宁保安四旅回民教导团,驻防在沈阳市铁西区。这支部队是以原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回民支队的干部为骨干组建的。1945年12月初,回民教导团在沈阳以北达连屯改称为辽西一分区沈北支队。1947年春,改称为辽吉一分区十四团。

在波澜壮阔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为了辽北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支部队艰苦征战,前仆后继,谱写了许许多多气壮河山的战斗篇章,创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岁月流逝,难以忘怀他们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天地沧桑,难以磨灭他们在人们心中筑起的历史丰碑。

剿匪除霸

“九三”胜利后,溃散各地的日伪残余势力同潜藏的国民党地下军相互勾结,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或集股为匪到处骚扰抢劫,搞得民不聊生,或组织暴乱,残害我接收政权的地方干部,给我们开辟根据地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一些封建地主恶霸

也与之沆瀣一气，打着“保护家乡”招牌，组织起“联庄”，“大排”等地主武装，盘踞一方，妄图阻止我军接收。1945年1月13日，我康平县长邱含光、公安局长吴斌、保安团参谋长石敬远等五同志在收缴改编康平县伪公安队武装时，被暗藏的国民党地下先遣军分子枪杀。严酷的斗争现实表明，清除匪患，反奸除霸，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剿除这些祸患，我党我军就无法发动群众，站稳脚根。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沈北支队在辽西一地委、辽西一分区的领导下，转战在铁岭、法库、新民、沈北广大地区，进行过许多次剿匪除霸战斗。

伪满村长郭子恒，人称郭大马棒，是盘踞在新民县二区境内，受国民党委任的“忠义护乡联防军”的头目。他以李家窝堡为中心据点，在二道房、郭家沔麻坑、罗家房等周围几十个村庄布兵设防，四处招收散兵游勇，以地痞、土匪为骨干，强令各村百姓在村头修筑碉堡，出人巡夜，不准我军进村，并开枪打死沈北支队排长王振国。

辽西一分区决定，由驻在石佛寺、石门子村的沈北支队消灭这股地主武装。经过周密细致侦察得知，除李家窝堡等几个中心村庄的地主武装已经拉起队伍外，其它村地主武装尚在筹划之中，还没有形成地区性武装力量，这正是我军歼敌的有利时机。支队对这次战斗做了周密部署。确定两个中队进攻匪首盘踞的李家窝堡，一个中队布署打援，留一个中队作预备队。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财落堡总区公安局长张广信还指派柯奎山给沈北支队当向导。^①

在沉沉夜幕掩护下，沈北支队悄悄地包围了李家窝堡。战士们静静地埋伏在村外，等待攻击的命令。拂晓时分，战斗打

响了。炮火袭击时，因“九二”步兵炮弹接触树枝就爆炸而失去威力。在这种情况下，攻击部队马上改用日式掷弹筒轰击村庄，很快就摧毁了敌人苦心修筑的三道战壕和土炮台。攻击中队趁势向村里敌人发起进攻，并很快突破敌人防守，将村中敌人分割包围在三个大院内。上午10点左右，二道房方向窜出百余名增援敌人，刚一露头就被我打援中队一顿枪弹打了回去。到下午1小时左右，郭子恒固守院内炮台上竖起了白旗，村里的敌人被全部肃清，活捉匪首郭子恒以下20余名匪徒。尔后，沈北支队乘胜追击，将周围村庄的敌人全部肃清。

为了扩大我军的影响，沈北支队协助我地方干部将这一带的豪绅地主召集起来开会，限期交出日军散落枪支弹药。沈北支队很快便收缴机枪40余挺，38式、99式步枪3000多枝。

新民2区月牙泡地主邹华山在当地胡作非为，群众深受其害。沈北支队得知情况后，决定消灭邹华山，为民除害。部队行动时，由在李家窝堡战斗中参加我军，担任支队副官的周天恩担任部队向导，他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周天恩是法库秀水河子人。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部队打散后，他不当汉奸，靠一支枪走南闯北，专门杀富济贫，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周天恩带领下，沈北支队悄悄地包围了村庄。周天恩喊话劝邹华山投降，邹不但不听劝阻，并在村里指挥地主武装向我围攻部队开枪射击。黎明时分，部队对拒降敌人发起攻击，在炮火轰击后，部队冲进村内，并包围了邹华山的住处。当部队冲进院内搜索时，藏在夹壁墙里的邹华山企图捡起掉在地上的枪顽抗，被手急眼快的白玉凯一枪击毙。村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

这两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为

辽河南岸几十个村庄的饱受日伪残余、地主恶霸欺凌压榨的黎民百姓解除了忧患，也为我党我军开辟新区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6年3月，沈北支队奉命撤到辽河北岸。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河对岸二道房郭家沱麻坑等地的地主势力又乘机沉渣泛起，公开打出旗号，重新组织起“武装护乡团”。为此，沈北支队再度出击。政委刘世昌和参谋长刘清瑞带两个中队打郭家沱麻坑，由马庆功副支队长和尉迟弼堂副政委带两个中队消灭二道房之敌。拂晓前，攻击部队顺利到达指定地点，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全歼两个村庄的地主武装，击毙顽匪8名，缴获各种枪枝50余件，战马10余匹。随后，沈北支队四中队又相继消灭了法库三面船西北石砬子村地主武装，击毙敌匪首8名，缴枪20余枝。

沈北支队又乘胜追击，对流窜在法库西北三面船、公主屯、登仕堡子三角地区的百余名骑兵土匪进行多次围剿。这股土匪利用地形熟，行动灵活特点，与我军周旋，妄图逃脱灭顶之灾。沈北支队指战员紧紧咬住敌人穷追猛打。经过十余次大小战斗，终于全歼了这股作恶多端的土匪，缴获战马近百匹，毙俘敌人50余名。这次战斗后，沈北支队利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一个骑兵中队。

在清剿骑兵匪徒的艰苦战斗中，尉迟弼堂副政委由劳累过度，肺病复发，不得不到后方养病，终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4岁。尉迟弼堂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抗战中期他即担任回民支队中队指导员，1944年担任回民支队一大队政委。他党性坚强、工作积极，善于团结同志，组织指挥战斗果断、勇敢。沈北支队指战员

无不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好战友、好同志而万分悲痛。

经过近半年的剿匪除霸战斗，沈北支队基本肃清了法库以南的土匪，和地主武装，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为掩护地方干部初创根据地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苦战突围

1946年8月24日，国民党71军87师与敌驻法库的暂6师南北两路夹击我一分区驻地——康平。在分区13团掩护下，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经哈拉沁屯、前旗，向库伦地区转移。至此，沈北支队孤悬敌后，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不得不与敌人巧妙周旋，开展极其艰难的敌后武装斗争。

分区西撤时，沈北支队副支队长马庆功奉命到法库以西组织大车队转运撤退物资。当马庆功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得知分区已撤向科左前旗，并在小五家子西北同支队长李育民带领的两个中队会合。经仔细商量，决定部队向南转移，寻找在铁（岭）法（库）一带坚持斗争的由支队政委刘世昌、参谋长刘清瑞带领的部队。部队行进途中，先头部队同敌人一个搜索班遭遇，并抓到两名俘虏。据俘虏供认，敌62师一个团昨天下午2时已从康平进至康平以西35公里的哈拉沁屯（今张强镇），调防到彰武的敌暂六师一个团进到后新丘。（现在前彰武县境内）目的是围剿我康法地方部队。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部队向西、向北的路已被敌人堵住。部队不容迟缓，必须尽快同刘政委部队汇合然后再做决定。当队伍行进到四家子村时，听老百姓说：“附近的大四家子村（今在彰武县境内）驻有我们部队。”通过骑兵通讯员联系，果然是刘世昌政委所带的部队。于是，马庆功令骑兵中队长高振起派一个班到哈巴吃担任警戒，

同时传令部队在四家子村就地宿营。

这个时候，东方微明，天已快亮了，没躺下多久，在警戒方向传来了枪声，接着刘政委所带的部队也同袭击他们的敌人打响了。霎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通向刘政委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马庆功把部队撤到四家子村两侧高地上。这时，支队政治处主任董福先带机炮中队、团机关和新兵队向五家子村方向撤退，当撤到五家子村附近时，部队遭到这一带村庄的地主武装的袭击，被迫撤到赵家沟南侧的一座小山上。这时天已大亮。周围村庄有上千名地主武装参加围攻。机炮连架上重机枪要打，被董主任制止。董福先发现山下敌人绝大部分是被胁迫的群众。他派马春生副指导员带一名战士下山同围攻他们的地主武装谈判，派出的代表被缴了械，并被丧心病狂的敌人当场枪杀了。

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马庆功和支队长李育民带领的部队得知情况后迅速占领了五家子西边一个村庄，派出一个中队从敌人背后发起进攻，接应被敌人围困在山上的董福先部，并命令骑兵中队和5中队包围了五家子村，并向守敌发起攻击。敌人见势不好纷纷逃窜，只有两个大院敌人顽抗，被我5中队全部消灭。围攻董福先部敌人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全部溃散。

下午5时左右，李育民、马庆功同刘世昌政委带的两个中队取得了联系。天黑时，全支队在五家子村汇合（除4中队去铁法接兵未归外）。当晚，支队领导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将绝大部分新兵遣散，以增强部队机动能力，并决定部队向法库西部转移，坚持敌后斗争。

9月初，部队进至法库西部的榆树坨子、大觉窝堡一带。

几乎每天都有战斗。部队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整，指战员个个都疲惫不堪。更苦的是伤病员。部队出现了大批减员。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敌人对沈北支队已由线上的封锁，转为面上的包围。敌人企图把沈北支队压向法南，然后集中兵力围剿。在这种情况下，沈北支队在法库慈恩寺北五家子村开会研究敌情。他们清醒的意识到，在抗战的艰难岁月，日伪军进入我解放区就象一头又聋又瞎、乱冲乱撞的野兽，人民在我们一边，我军如鱼得水。而现实是由于我根据地建立时间较短，群众正统观念较强，不敢接近我们，部队行军找个向导都十分困难。同时，地主武装又利用人熟地熟条件，经常尾随部队后面骚扰，捕捉我零星掉队人员，向国民党主力部队通风报信。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如不迅速得到休整补充，不仅难以突破敌人合围，甚至无力投入较大的战斗。

会议从傍晚一直开到深夜。

会议决定，突破敌人的封锁，把部队拉到敖力营子以北地区休整补充；把30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到周围村庄的基本群众家里，因为这里曾是一分区和沈北支队的驻地。为在行军中一旦有情况便于掌握部队，支队几位领导分散到行军队伍之中。马庆功、董福先在部队先头，李育民居中，刘世昌、刘清瑞断后。同时还给部队规定了三个集合地点，以便队伍在失散后集中。

辽北初秋的夜晚，天气已经很凉了。如果不是兵荒马乱年月，这正是迷人也醉人的金秋时节。沈北支队从五家子出发，经西关屯，天亮前到达前靠山屯（今康平县东升乡靠山屯村）宿营。为防止敌人发现，支队命令部队原地隐蔽、休息。一夜急行军，冰凉的露水打透战士单薄的衣衫。湿漉漉的衣服贴在

身上使人手脚发麻，皮肤痒得难以忍受。因为这一带多数村庄住有地主武装，行军途中战士们思想一直处于随时投入战斗的状态。到达宿营地，马不离鞍，人不离枪。

次日晚，部队从前靠山屯出发，拟经双庙子到达敖力营子宿营。凌晨一点，部队进至双庙子村南停止了前进。双庙子村位于康平县西部、康(平)彰(武)公路南侧，村东西北三面被小山丘呈月牙形环绕，南面是面积很大的水泡子。据先行侦察人员报告说村中没有敌人。二中队先导顺利从村中通过。当马庆功带领的机炮中队行进到村中间时，埋伏在村中的敌人突然开火。顿时，村里枪声响成一片。马庆功以被射中的战马为隐蔽物，带身边一个班且战且退。他们被压迫在一个小胡同的墙根下。向北冲不出去，进口又被敌人封锁了，也冲不出去。只好顺着小胡同向西冲，到头却是个死胡同。转身功夫，被胡同口敌人发现：“谁？”马庆功急中生智，顺口回答：“自己人！”趁敌人一愣神功夫，他翻墙而过，几步就冲过村西河沟，钻进青纱帐。同他一同脱险的还有一位紧紧跟在他身后抱一挺轻机枪的班长。马庆功脱险后找到先头已过村的2中队。支队长把没有入村的5中队、1中队收拢后在村南过河，同马庆功带领的2中队汇合。混战中，机炮中队长等多人被俘，20多名同志光荣牺牲，损失十分惨重。

在同一时间，刘世昌政委、刘清瑞参谋长带领的3中队和团直属队因在行军中同前头部队失去联络，不知道双庙村发生的战斗。次日拂晓，敌人向他们发动进攻后，被迫撤向法南，同在那里坚持敌后斗争的铁法联合县、康平、前旗部分县、区武装汇合。

天亮后，支队长李育民、副支队长马庆功带领突围部队到

达斡尔营子。下午1时左右，敌人一个营和近百名骑兵向我军发动进攻。沈北支队以少数部队掩护，主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被迫向常胜转移。到常胜村南，又遭到常胜敌人阻击。部队只好且战且退。

第二天清晨，部队向甘旗卡车站方向行进。这里到处都是漫无边际的沙丘、沙梁。除了稀疏的白茅草在秋风中呜咽以外，偶尔还可以见到一簇簇灌木丛。队伍刚走出十多公里，又遭到敌人400多骑兵的攻击，部队只好边打边走。在达尔吐村南，部队被敌人包围在沙坨子里，被迫展开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迫使敌人向甘旗卡车站方向撤退。我军牺牲3名战士，被掩埋在沙坨子里。负伤的战士，用马或毛驴驮着走。当晚，部队在西协力村宿营。在这里休整一天一夜后，向巴胡塔车站转移。

经过一夜急行军，于第二天凌晨8时到达巴胡塔车站。当部队在村东头安排宿营时，当地群众说：“车站西边驻扎着后旗骑兵团，团部就住在车站。”得知这个消息，部队上下一片惊喜：“可找到自己的部队了！”支队领导一面组织部队宿营，一面派排长李德群带两名战士到蒙古骑兵团部去联系。支队长李育民在一个大院内给战士做动员讲话，副支队长马庆功带着三个中队长部署警戒。这时，李德群回来带一个自称是科左后旗骑兵团参谋的人。这位“参谋”看到院子里疲惫不堪的部队，说：“你们好好休息，我们负责警戒。”说完便推脱有事走了。

9时左右，部队正在吃饭，外边警戒的枪声响了。原来是这个已叛变投敌的骑兵团。外面有300人左右围了上来，并嗷嗷叫着要缴支队的枪。支队没有理睬敌人的叫喊，架起重机枪

猛烈向敌人扫射，同时组织部队准备突围。大约半小时左右，敌人看到支队火力很猛，没敢发动冲击便向车站方向退了回去。因为不知虚实，支队没有出击，借敌人撤退机会，支队顺着铁路向北转移。一部分敌骑兵则尾随或在我部队行进右侧骚扰追击，当支队行进到查金台北铁路大桥南侧时，遭到敌人正面阻击，只好向西面转移。下午二时左右，部队进到王福海村（草原蒙古包）暂时摆脱了敌人追击，由于国民党降队的反动宣传，这里的群众都跑了，没有粮食，部队只搞到一些酸奶和奶块充饥，黄昏时分，部队又踏上新的征程。

第二天的拂晓前，部队到达西海力斯台宿营。中午，终于同分区取得联系，并在冯家屯同分区汇合。整整七天七夜，部队行程400余里，多次遇到国民党正规军和蒙骑叛匪的拦截，途中大小战斗十余次，终于冲破敌人的合围和追剿，保存了主力。

前沿斗争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军队开进沈阳。随后，便兵分两路，向我东满、西满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3月19日，敌新一军38师、50师沿中长路北犯。沈北支队在副支队长马庆功带领下，奉命配合分区其他主力部队在铁岭以南范家屯、新台子一线抗击进犯之敌。经过三天三夜顽强阻击，沈北支队撤至铁岭以西。^②

1946年春，辽西一分区司令部驻法库县城。沈北支队的任务是掩护铁（岭）、法（库）两县开展地方工作。马庆功副支队长带领2中队活动在铁岭县镇西堡一带，支队参谋长刘清瑞带领3中队活动在法库城西双台子一带，支队主力住法库城

南 22 公里的大孤家子。1946 年 4 月初，国民党 71 军从新民出发进攻法库，沈北支队（除 2 中队）又奉命在法库城西双台子、五台子一线阻击敌人，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法库城北三台子一带。

1946 年 4 月 4 日，敌军占领法库县城。其主力部队停留不久即开赴四平。在城内只留下约 400 人的地方保安部队。该敌在法库积极组建伪县政府，并向村镇要丁要钱，扩充实力，企图长期固守。驻守在法库县城西北 10 公里的王义官屯（现在法库县慈恩寺乡）的沈北支队在法库县大队配合下，于 4 月 14 日凌晨在城东北角和城西出其不意地向法库守敌发起攻击。由于敌人没有防备，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只经过两个小时战斗，就毙俘守敌 300 余人，残敌 100 余人随同国民党县政府人员溃逃到登仕堡子。我军无一伤亡。这次战斗是蒋介石全面撕毁停战协议向我东北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期，我军在敌后第一次收复被国民党占领的县城，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受到辽西省军区的通令嘉奖。

1946 年夏，国民党军队不仅巩固了其对一分区铁岭、法库、昌图等中心城镇的占领，而且沿着中长路和新（民）法（库）公路到处增设据点。前旗（今彰武后新秋一带）、法库西北部、康平西部这一弧形地带的广大农村已经成为接敌的前沿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沈北支队主力活动在法库西南部的秀水河子、登仕堡地区，坚持在接敌的边沿区开展反蚕食斗争，保护我分区腹心根据地的安全。同时，由副支队长马庆功带领两个中队，在调兵山、娘娘庙、大青堆子东南河套一带，配合县、区地方武装，开始了艰苦的敌后武装斗争。

大孤家子是新（民）、法（库）公路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国民

党暂编第六师占领法库县城后，派出该师 16 团的一个加强连和一个警察大队据守，兵力在 400 人左右。这股敌人将我铁法根据地和康平联系截断，对我部队活动和地方工作危害很大。分区决定在敌尚未巩固其占领，防御工事尚不完备前，消灭该敌。7 月中旬一个夜晚，分区司令员田维扬带领沈北支队和 13 团大部向大孤家子守敌发起攻击。经过 4 个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个加强连和警察大队两个连（跑一个连），毙俘敌 300 余人。随后，沈北支队主力迅速转移到法库以西大觉窝堡一带。（现在法库县秀水河子镇）

7 月下旬，沈北支队连续两次袭击三面船国民党警察分局和国民党一个新兵连，毙伤敌人 10 余名，俘虏并遣散国民党扩充的新兵百余人，在沈北支队及我县、区武装的打击下，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不得不将原来增设的柏家沟、丁家房、三面船、慈恩寺等据点的敌人龟缩回县城。

1946 年 8 月，随着全国内战爆发，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进攻更加疯狂，敌后斗争形势更加险峻。国民党 71 军千方百计想吃掉我地方主力部队。为了回避与敌人正规军正面交战，寻机袭击敌人小股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沈北支队以青纱帐为掩护，频繁转移。有时为了摆脱敌人追击，在一夜之间不得不转移两个村庄。在这段艰难岁月里，伤员没有住处、没有药品，部队没有子弹、没有粮食。特别是地主武装和原曾被我们收编后又投靠国民党的政治土匪——降队经常尾随在部队的后面，恫吓迫害接近我军的基本群众，威胁逼问我区村干部家属，给支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甚至使支队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有一次，支队参谋长刘清瑞带领两个中队及支队武器弹药等辎重物资行军时，中队长杨兆瑞报告前面发现敌人。经过观察，